

(上接 3 版)

咨政建言有高度——依托商洛发展研究院,形成高质量咨政建言报告 100 余件,其中 1 项成果在全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成果评选活动中获优秀奖,3 项成果获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20 余项成果获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或被评为商洛市优秀咨政建言报告,为区域决策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撑。

规划编制有深度——聚焦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编制《中国制造 2025 商洛实施方案》《商洛市科技工作“十四五”规划》《丹凤县乡村振兴五年规划》等发展规划、调研报告 60 余项,其中《关于商州区贫困人口防返贫动态监测及预警处置的调研报告》等 3 件获陕西省“三农”工作优秀调研成果奖,以规划引领筑牢发展底座。

科技培训有广度——围绕县域产业振兴需求,组建 6 支 高层次人才服务团,开展高新

企业政策宣传、会计技能提升、绿色循环农业、高效种养等实用技能培训 50 余场次,累计培训 4000 余人,让科技星火燎原于田间地头。

博士工作站有精度——在县域工业园区、产业大镇、乡村振兴示范村、规上企业建立校外博士工作站 11 个,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

教育帮扶有温度——整合优势学科资源,打造“学前教育发展论坛、少儿足球培训、乡村爱心画圃”等品牌,以“1+3+X”教育扶贫模式精准发力,形成的《扎根秦岭山区发挥教育优势聚焦地方需求实施精准帮扶》案例报告入选 全国教育扶贫典型案例。学校荣获陕西省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脱贫攻坚先进帮扶单位”称号 1 次,连续 5 次被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评为“双百工程”工作先进单位。

科普惠民有厚度——围绕乡村振兴、秦岭生态保护、医疗健康、防灾减灾、食品

安全和科学家精神弘扬,打造“流动科技馆”特色品牌,形成“走出去”“请进来”“云端看”三种模式,为省内外百余所中小学开展科普教育 500 余场次, 累计受益 5 万余人;科普工作经验多次入选“全国科技志愿服务典型案例”等中省级先进案例,事迹在全国科技志愿服务交流活动中宣传推介 2 次,被《中国青年报》等中省主流媒体报道 60 余次,让科学之光温暖秦岭南北。

学术引领,铸就秦岭特色文化地标

以学术交流拓展视野,以品牌塑造提升影响力。先后举办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陈彦文学创作全国学术研讨会、陕南发展研究院学术研讨会、全国尾矿综合利用产业创新论坛、汉江论坛、秦岭营养健康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论坛、陕西省植物学会学术报告会等高水平学术会议 20 余场次,邀请校外知名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 120 余人次, 累计派出教师参加国内

外学术交流活动 350 余人次。精心培育的“秦岭大讲堂”,贾平凹与陈彦文学研究、秦岭现代中药资源和绿色食品开发利用、秦岭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特色学术品牌,已然成为全国学界瞩目的“秦岭名片”,学校综合影响力持续攀升。

站在建校五十周年的新起点, 科技创新的号角更加嘹亮。未来,科学研究工作将继续秉持“扎根秦岭、服务地方”的初心使命,紧密围绕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有组织科研, 强化平台人才集聚效应,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生“金”,以更高水平的科技供给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在科技强校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守护秦岭绿水青山、助推地方产业升级贡献更大智慧与力量。

(商洛学院科研处供稿)

風雨兼程五十載·專題稿件

过秦岭一到商洛

★李冠华

① 廿五年

说起来,我与秦岭相伴已经二十五年了。对于秦岭来说,二十五年不长,只是其无尽岁月中的一瞬而已,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想象一下却很可怕,足以把一个异乡人化为土著,让一个孩子成长为中年。

苏子曾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面对亘古如斯的秦岭,在生活中忙乱穿梭如我者,不能不想到自然,想到时间,进而反思自己这二十五年来跌跌撞撞的人生,并陷入一种惆怅之情而不能自拔。

我常去秦岭。二十五年中无数次进出,无论进出的是华山、太白山、终南山,还是洋峪口、金丝峡、蓝田关,我知道,它们都是秦岭的一部分。秦岭以其无限丰富的包藏,似乎构成了我的精神家园。我不知道,这二十多年来,如果没有秦岭,我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于我来说,这二十五年注定是与秦岭相亲相爱的二十五年,也是在城市中呼吸艰难之时寻求安慰的二十五年,又是被某种向往和惆怅情绪所蛊惑的二十五年。

② 初见秦岭

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但二十岁之前的我,既没有登过山,也没有观过海。

老家在豫东平原,正是 1938 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后形成的所谓“黄泛区”。那里没有山,甚至连一个成规模的土包都没有。黄水之后,就是一览无余的漫漫黄土地。尤其是在深冬季节,树木的叶子都落尽了,立在田野中,四面远眺,望不到边的都是平地,平地的远处还是平地,只有萧索的村子,点缀在铺开的平地上。头顶是赤裸裸的天,脚下是赤裸裸的地——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平原三部曲”中把这片土地称为“绵羊地”。

没见过山,于是就向往山。总觉得山是灵气的象征,一如生在“绵羊地”的我,性格中似乎就只有羊性。

终于有一天我来陕西求学了。火车沿着陇海线,经郑州,过洛阳,过三门峡,出函谷关,一路向西。入潼关后的第一印象是:往北看是一带土塬,往南看是秦岭华山,历史课本上所谓的“关中平原”不过就是山塬夹缝中的一片丘陵地带而已,真是僭越了“平原”的名号!

这是我与秦岭的第一次遭遇。

③ 登山

大学是在宝鸡读的。没能如愿和女友一起在西安读书,是大学四年中最深刻的记忆和忧伤,于是西宝高速公路就成了连接两座城和两个人的彩虹。但奔波的结果是最终没有结果。

好在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爬山,山给了我慰藉。

宝鸡是座山城,沿渭河滩而建,城市就在山河的交错中展开。坐五毛钱一张票的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山脚下。沿着山路

往上爬,不一会儿就到了炎帝陵。从旁边的公墓继续往上,爬过一个山头,再爬过一个山头,等到登上第三个山头的时候,视野就一下子开阔了。前面是望不到尽头的墨绿色山脉,层层叠叠,连绵不绝,像是放大的海的波涛。回头望,在两带山脉环抱之中,一峰突起,正是炎帝陵墓所在,真是一派好风水!

往往攀登到这里的时候,太阳就已经偏西,该下山了。这才看到脚下满地的动物留下的蹄印和粪便,就想这或许是野猪? 但似乎也并不很恐惧,与这样的山脉相对,人类的多愁善感,爱恨情仇,也显得不值一提了。

④ 捡石头

没有见过山的人,其实也没怎么见过石头。儿时对于石头的记忆,就是谁家建房子的时候总要买些沙子回来,孩子们就在沙子堆上爬上爬下捡石头。这种事情不常有,所以有限的几次记忆就显得尤其深刻。但捡回来的石头做什么用呢?似乎也没什么用,慢慢地也就全丢失了。

记得有一年大伯去张家界旅游,回来时竟然背了半袋子白色的小石头,足足有二三十斤。他细心地把这些石头分给孩子们。石头晶莹的色泽,坚硬的质地,它们在手心留下的触感,让我记忆了很多年。现在想来,大伯也是有童心的人,作为村小学校长的他,是懂得孩子们的心的。石头这种来自异域的物事,唤起了我们对于远方的最初想象。

来陕西读书,整天面对秦岭,石头不再是奢侈的东西了,就养成了捡石头的习惯。宝鸡的银洞峡,西安的翠华山,都是捡石头的好去处,从宝鸡到西安,有过多少关于捡石头的记忆啊。在银洞峡捡回的一块石头,呈不规则的圆形,两侧平整,黑色的质地上有白色的光泽,大小正盈一握,被当我镇纸使用了多年。翠华山呢,因为背了两块石头下山,我的脖颈被拉伤,疼了整整两个月……

人与石头的相遇,就像人与人的相遇,一刹那的相逢背后,是说不清的岁月和机缘。

⑤ 看水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本俗人,并没有过登山遇仙、水中见龙的好机缘。但刘禹锡山水并举的说辞,的确道出了真相:没有水的山缺乏灵动之气,没有山的水少了清冽之感。入秦岭一是登山,二是看水,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如吃羊肉泡不就糖蒜、喝肉丸胡辣汤没有肉丸一样,乏了滋味。

秦岭北麓的峪口很多,号称有七十二峪,仅常去的就有洋峪、祥峪、大峪、小峪、太平峪、紫阁峪等。除峪口外,还有以瀑布命名的地方,如高冠瀑布、九龙潭瀑布等,还有以水命名的地方,如红河谷、嘉陵江源头等,都是看水的好去处。

或许从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开始,看水就成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需要。“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无论是平



丹江
谢豪\摄

静流淌的水,还是激越奔腾的水,大水和小水,都可以成为寄托我们心情的对象。

秦岭上流下的水,汨汨滔滔,涓流不息,汇入渭水,汇入黄河,汇入汉水,汇入长江,养育了八百里秦川和江汉平原,也养育着如我一样四处漂泊的人。我喜欢入秦岭看水,看它们如何从山的缝隙里流出来,看它们如何从自然流成文化、流成历史。

⑥ 有故事的地方

秦岭是有故事的地方。这些故事或真实,或虚构,或历史,或神话,引人遐想,令人向往。亲近秦岭,也就是亲近这些故事,常让人有身处传奇之地,遥想传奇之人的幸福。

少时读书,看金庸武侠,华山论剑,活死人墓,与令狐冲、小龙女们一样蛊惑人心。老子出关,一团紫气东来,最后到了哪里?据说是到了楼观台。周文王于渭水畔遇姜子牙,从而有了封神之战。楚汉相争,最终秦始皇横扫六合,定都于咸阳,成千古一帝。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鸠摩罗什于草堂寺完成翻译事功,口吐莲花而圆寂。王维吟唱着“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的诗句过香积寺。卢藏用给后人留下了“终南捷径”的成语。蒋介石在骊山遭遇“西安事变”……

我不知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故事是围绕秦岭南发生,有多少故事是因秦岭而起。西安作家朱鸿说“长安是中国的心”,我想这多半是因为长安近秦岭。

秦岭是中国故事的发生地。走入秦岭也就走入故事之中,成为故事中人。想想真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

⑦ 开车去秦岭

秦岭的山山水水是西安城的花园,也是西安人的精神家园。它离城市不甚远,最适合在周末举家出行;但也不甚近,刚好可以避开城市的喧嚣,满足人们亲近自然之心。所以西安人喜欢去秦岭,每到周末,就是各种陕 A 或陕 U 牌照的车一路向南,奔秦岭而去,在山水间消磨大半天,傍晚再一路向北返城,如候鸟般迁徙。

我也是这群候鸟中的一只,只不过早先的我是一个人,现在身边则有了妻儿。宝鸡毕业以后,来西安继续求学,然后就是工作、生活、结婚、生子,忙忙碌碌二十年,也算是成了西安人。就像许多西安人一样,养

成了周末出入秦岭的习惯。

有一次,一家三口开车从洋峪口的深处出来,路过某一处弯道的时候,就给儿子讲:看到那块大石头了吗?爸爸妈妈曾经在那里拍过照呢。儿子就问:你们怎么没有带上我?我们都笑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儿子又问:那我哪里呢?

是啊!你哪里呢?我和妻子就很感慨。我们曾经是坐公交车去秦岭。后来买了车,就开车去秦岭……十几年来,秦岭见证我们组成了家庭,也见证了我们孩子的出生。但秦岭还是那个秦岭,万古如斯,默默无言。我愿意把它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

⑧ 去商洛,来商洛

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机缘巧合,在与秦岭相伴了二十五年后,我终于到了它的腹地:商洛。或者具体地说,是商洛地区的“最高学府”商洛学院。

商洛学院我曾经来过,是参加关于贾平凹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的印象是风景很美,人情味浓,从报告厅去往学校食堂的路既曲折又漫长,要不停地上坡和下坡。

陈彦在小说《装台》中借刁菊花的嘴讽刺过:刁顺子“见人就夸自己女儿怎么有本事,也在大学念书哩,呸,山沟沟里的大学生也叫大学?”当然,刁菊花的嫉妒和鄙夷并不是针对商洛学院,而是指向她的妹妹“拖油瓶”韩梅。无论如何,当时的我对于商洛学院只是过客。我不知道在 2025 年的某一天,自己会成为商洛学院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从此,开始了在秦岭间道路上的来回奔波。来西安,去商洛;去西安,来商洛。两头都是牵挂,两头都成了家。

人生真是奇妙,暗藏着某种不可知的安排。我想起自己刚上大学时写的一篇作文:生活本是波澜壮阔的河流,我们不过是河里的一条游鱼,河流偶然的一次转弯,或许就注定了我们必然的一生……从河南周口,到陕西宝鸡,到西安,到商洛,我和秦岭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谨以此文庆祝商洛学院建校 50 周年

(作者系我校人文学院教师)

風雨兼程五十載·文藝稿件